

聖誕的寄語

觀察新語

童心

聖誕前夕，上海淮海路兩側的梧桐樹瘦瘦地默立着，沿街老洋房的玻璃窗上蒙着一層水汽，將室內暖黃的燈光與聖誕樹上跳動的微光折射得一片模糊。冷風如刀，削在臉頰上，卻沒有聲響。在一家躲在巷弄拐角處的獨立書店裏，我又看到了那個熟悉的金屬旋轉架——上一次見到，是幾個月前，在廈門的秋風裏——架子上依舊擺滿了明信片。只是這一次，明信片上印着的是枯瘦梧桐樹下的斑駁弄堂、黃浦江畔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樓，以及被薄雪模糊了輪廓的古老洋房。

在廈門初初邂逅明信片時埋下的種子，在此刻破土了。我挑了一張質感厚重的明信片，圖案是一盞在雪夜裏孤零零亮着的舊式路燈。推開桌面那一杯冒着熱氣的拿鐵，我拔開筆帽。金屬筆尖咬住粗糙紙面的瞬間，冷靜而果斷。上海的冷空氣順着門縫鑽進來，與紙面上滾燙的墨跡發生着無聲而激烈的物理碰撞。我寫下此刻窗外呼嘯的風聲、街角隱約傳來的福音歌曲、冬夜裏飄散的焦糖香氣，也寫下了從廈門至今，那份沉澱了許久、終於落地生根的旅人情感。在文字落成的刹那，胸膛裏積壓多日的寒氣與不安彷彿被一掃而空。

「親愛的奶奶，遠在北京的您還好嗎？寫這封明信片彷彿好像回到了您的那個年代……」

我走出書店，將貼妥郵票、殘留着咖啡餘溫的明信片投入街角綠色的郵筒。

金屬投遞口彈回，發出一聲極其乾脆的「咔嚓」。那聲音在寂靜的雪夜街頭顯得無比清晰，像是一場延遲了數年、跨越了半個中國的大型儀式，終於在上海的這個聖誕夜，替當年那個在廈門海風中猶猶豫豫、最終沒有寫下第一張明信片的自己，劃上了一個無可挑剔的完美句號。

他鄉港聲

梁家僊

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

信而有征

劉征

現在再來談《標殺令》，並不屬於一種懷舊。這算是最近幾年的一種潮流，把一些舊電影做高清處理之後，拿到電影院重新放映。我昨天看的就是《標殺令》。從晚上8點，一直看到凌晨，歷時4個半小時。

有那麼一瞬間，我感覺自己回到了中學時候，隻身一人到街角的錄像廳看錄像。錄像一開始，就是鑒金的幾個大字：邵氏電影公司。這部電影一開頭就是邵氏的字樣。你知道，現在每部電影，前面都有一個綠幕龍標，之後才是製作公司的名字。所以，字樣一出來，我就恍惚了。況且，那毛毛刺刺的畫質也是舊的。還有它的敘事方式，更是陳舊。

什麼叫作陳舊呢？一開頭，一個女人要去尋仇，既然是復仇嘛，用槍多好，但是她不用槍，而是光明正大地敲門，兩個人從門廊打到客廳，打得亂七八糟，她還數次被擊倒了。這種表演性本身就是舊時代的。在一個並不需要打鬥的環節插入大量篇幅的打鬥，它與尋仇那個目的似乎並不相符。然而，這就是一種風格。至於為

窗常開

潘明珠

人工智能（AI）空降進入我們的生活，不論工作、遊戲，它已是不可或缺的夥伴了，你把它當作是工具？是機器人？還是玩具呢？

近來AI的話題不絕，有人害怕被AI取代，亦有人說起AI就眉飛色舞。家長可以怎樣和小朋友一起討論和體會AI的奇妙功能呢？

早前，我觀看了香港戲劇工程盧偉力導演的兒童劇《超時空偵探W：魔幻水晶球》，現場都是由父母或長輩帶來的小朋友，親子一起跟着戲劇中的AI少女走進這個穿梭時空、叫人驚喜的故事。

此劇改編自作家演然的原著小說，小說中的人物通過奇幻的穿越旅程有所感悟和成長，但由於文本牽涉奇幻的穿越時空經歷，怎樣才可以流暢地於舞台上呈現出魔幻變化情境呢？這是相當考驗導演工夫的，導演盧偉力大膽地邀戲偶師加入，共同構思出這台人偶互動、虛實交錯的演出，給觀眾帶來特別的視覺效果和不一樣的劇場體驗。

故事圍繞少年W和來自未來的AI少女相遇而展開，W原本很有興趣地把玩祖先留下的家傳之寶——皮影戲偶，誰料戲偶似乎有靈性，掀起一股力量，把一位來自未來的AI少女Uno吸引到來，Uno肩負着為拯救地球而要調查一宗懸案之任務，她邀請少年神探W一起穿越回到一百八十多年前的香港，以便搜尋線索，破解一宗奇案。請注意，這次不是普通的查案，AI少女和少男穿越到的

人偶合演奇幻話劇

年份，正是1839年，欽差大臣林則徐在廣東虎門銷毀鴉片的歷史事件……此劇融入這些真實的歷史年份、背景和人物，令這查案探奇事件變得更引人入勝。究竟回到了過去，是否能改變歷史呢？若歷史一旦改變，將來有沒有AI呢？劇情設計激發了大小觀眾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，也滲入對香港百多年前的歷史思考，鼓勵人們須鑑古知今，勇於接受未來的挑戰。

此劇演出後，主創團隊很有心思，安排了互動環節，引起現場觀眾熱烈答問及討論；在現今高度發達的AI高科技背景下，人們應從歷史事件中汲取智慧，重拾慈悲初心，勇於探索未知的世界，探討如何在這些奇異經歷中讓自己覺醒與成長。



●《超時空偵探W：魔幻水晶球》海報。作者供圖

琴台客聚

潘國森

今天凡是學習企業管理、工商管理、人力資源管理等不同科目，只要牽涉「管理」兩字，都必得學X理論和Y理論。40多年前，潘老人家上大學時，還趕得及要知道源自日本的Z理論。為什麼要挑XYZ？學過初中程度代數學（Algebra）的讀者，當記得這門課傳統就優先選XYZ來代表要解的未知數。

X理論和Y理論之間的差異，近似性惡論和性善論這一對。X理論認為企業的僱員是天性好逸惡勞，不喜歡工作，安於現狀。故此管理這類員工，只能多用強制手段和嚴厲的懲罰辦法。Y理論則認為一般人都有自制能力、願意承擔責任以及熱愛工作。管理這類員工大可放權讓他們去幹，營造一個有利於激發他們積極性和發揮才能的環境。

入門教科書多預言X理論多失敗而Y理論多成功。按中國傳統陰陽學說去研判，這兩套理論都對，也都不全對。打工仔沒有絕對喜歡工作或討厭工作。有些人工作態度正面些，可能三四成屬X，六七成屬Y；較負面的人反之，可能七X三Y。管理低下層非熟練半技術勞工，多點X理論合宜；中高層管理層則要多點Y

理論。筆者這個結論可說是不證自明。

X和Y之後再有新理論，順理成章該用Z來標示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有學者拿日本式管理來說事，在Y理論的基礎上，還加了團隊合作、重視通才、員工責任和長期而穩定的僱傭關係。有日本人甚至用日本的「財閥」（Zaibatsu）來代表這個Z。筆者來個「白頭宮女說玄宗」，聰明的讀者當意識到Z理論的末流，就是日式管理近乎頑固的不成文「終生僱用制」和徹底僵化、扼殺人材的排資論輩升遷制度。

Z理論沒有吹噓得幾多年，就因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經濟陷入長期衰退而退場。這個下場很現實、很人性。你忽然在名利場暴發起來，那麼你的所作所為都正確；你忽然徹底失敗，先前被吹捧成「算無遺策」的商業規劃和決定，都變作敗家子的所為。Z理論的作用，恐怕是為日本企業長期寡頭壟斷背書，很有可能與日本職場領先全球的「過勞死」，甚至跟各工業巨頭長期造假有一定的因果關係呢！

XYZ論理都有偏差，看來今後會是中國的C理論抬頭，「C for China」。中式理論的「示範單位」，筆者首選張雪機車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梵高金黃向日葵的人生

翠袖乾坤

余似心

說到荷蘭的著名畫家梵高，自然想到他坎坷的一生，終身只賣出過一幅畫，還可能是他親弟買去的。縱使生活不如意，還把自己的耳朵割下，貧困壓力下以37歲之齡自殺身亡，但欣賞梵高的畫，會發現這位無人問津的畫家，其實內心充滿陽光，對世界充滿熱愛，尤其是他畫了多幅著名的《向日葵》。他曾在信中向親弟表示：「向日葵是代表着我的花……我鍾愛黃色，幸福的象徵。」

大朵、花瓣鮮黃、有着極大頭狀花序和粗壯挺直莖部的向日葵，迎向太陽而生，對梵高而言向日葵就是太陽和光的化身，代表着他內心對光明、溫暖和生命力的熾熱渴望。

1888年梵高在法國南部租了一間「黃色房子」，期望畫家好友高更能來與他同住。為了讓更高的房間充滿生機，他用最喜愛的向日葵畫作來裝飾，在短短一周內就創作了四幅向日葵，可見那些花是代表着他的激情和喜悅。在這兩年間，他畫了多幅插在瓶裏的向日葵，有不同形態的花朵。這些花代表着梵高當時

的心情，花從含苞、怒放到枯萎凋謝的不同階段，花瓣呈鮮黃、鮮橙、淡黃、淺褐、深褐，甚至加上了藍與綠冷色調……反映他對自己人生與生命際遇的百般感受，以花喻人，短暫、無常。這些畫，分別收藏於世界各大著名美術館。

其實除了瓶裏的《向日葵》，梵高在1887年已畫了一幅《帶有向日葵的小塊土地》，描繪巴黎蒙馬特小山丘上的高大的向日葵，展現了茁壯生長在地上的植物，象徵活力和生命力；同一年在同一地點，梵高畫了《帶有向日葵的棚屋》，畫中的向日葵倚着棚屋生長，迎着陽光，安靜地遠眺山丘下的巴黎的繁華。看着畫，我感覺着「寧靜致遠」，也像看到了梵高的內心世界。

●梵高其中一幅著名畫作《向日葵》。作者供圖



AI不背鍋

網人網事

狸美美

今天說點兒難聽的。觀察到一個現象：AI時代，很多人會把自己與人工智能劃定為「敵我關係」，不是我駕馭你，就是你取代我。在這種二元對立的思想下，社交網絡上充斥着鋪天蓋地的責怪與哀嘆——「AI要取代人類了」「倍速時代摧毀了深度閱讀」「演算法奪走了我們的注意力」。這些人把自己描繪成被科技巨獸碾壓的無辜受害者，彷彿大家都是守護靈魂陣地的最後勇士。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？

小狸暴脾氣，先說觀點：真的別再把責任全都推給AI、演算法或是這個「太快」的時代了。當代最擅長的，就是把自己的精神平庸，包裝成一場高尚的「時代悲劇」。沒錯，這個時代確實是AI的時代，其顛覆程度早已超越了想像。但人工智能也好，大數據也好，算法也好，它們只是科技，只是精準量化了人類貪圖便利與廉價刺激的本能。它們的本質是工具，綁架不了任何人，每一個被「困住」的人都是自己套上的繩索。

看過小狸文章的人都知道小狸一直孜孜不倦地在這個AI時代為人類做心靈馬殺雞，提倡人機建立健康的合作關係，提倡每個人都看到自身真正的價值，找到生而為人的尊嚴。但現實是，太多人一邊罵着AI寫的詩沒有靈魂，一邊「倍速」看一切後「問一問幫總結」；一邊哀嘆「網紅臉」抹殺了個體審美，一邊在自己照相時毫不猶豫地拉爆美顏濾鏡；一邊大談「精神內耗」，一邊又瘋狂消費着各種「3分鐘帶你讀完名著」「快速開啟高效人生」的知識毒品。這些人哪裏是害怕被AI取代？他們真

正恐懼的，是AI像解剖刀，刺破了他們一直以來的自我幻想——AI證明了大部分人日常進行的所謂「思考」，不過是重複性的資訊搬運；大部分人引以為傲的「創作」，也不過是低配版的模式拼貼。AI能在一秒內做出比你更流暢的簡報、比你更工整的套話，你口口聲聲捍衛「藝術」，其實只是在掩蓋你作為「低效工具人」被拆穿後的狼狽。

更諷刺的是，很多人連「反思」本身都模板化了。

「慢生活」成了一種精緻的消費符號，必須配上手沖咖啡與特定風格的木桌才有資格拍照發社交平台；「斷捨離」成了新型的購物藉口，清空舊物只是為了給下一波快消品騰出空間。他們把「焦慮」當成現代人的精神勳章，彷彿只要擺出一副被時代困住的沉痛姿態，就能理直氣壯地繼續麻木、繼續庸庸碌碌。

這不是時代的病，這是那些人自找的裝睡。別再把「慢」捧上神壇，也別再把「靈魂」當成懶惰的盾牌。如果你的深度思考只停留在轉發幾篇批判演算法的文章，如果你的審美獨立只存在於口頭上的抵抗，那麼AI根本不需要強大到覺醒自我意識，就足以在精神上將你徹底取代。世界沒有逼你快進，是你的大腦貪圖廉價的快感。AI沒有奪走你的靈魂，是你自己早就把它打包賤賣給了流量。

若真想在這個時代保住生而為人的尊嚴，就別再上演那些表演性質的「焦慮悲歌」。撕掉那些矯情的濾鏡，承認自己的懶惰，然後動用你那很久沒有真正運轉過的大腦，去思考一點真正艱難、複雜且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。畢竟，一個甘願讓大腦退化成數據接收器的人，被演算法淘汰，真的一點都不冤枉。

麵包多了誰說了算

一夥人，烤箱是大家的，一起做麵包，烤出來的麵包歸這夥人共同所有，按出力分。第二種，開麵包店的老闆出錢買烤箱，並僱用麵包師傅出手藝幹活。烤箱是開麵包店老闆的，麵包師傅只拿工資，分不到一份。

AI時代普遍是第二種情況：數據是用戶生產的，平台一收集就成了自己的；算法、算力中心、機器人這些「烤箱」，也歸投錢的平台所有。真正的麵包師傅即用戶、標註工，不擁有「烤箱」，分不到一份。這才是根本問題：烤箱不歸麵包師傅的。不是「誰壞」，是「規則沒定」。規則定得再好，烤箱不歸麵包師傅，永遠分不到公平的麵包。

以前看手藝吃飯，今天看AI吃飯。但AI不會分麵包，分麵包的還是人。出路在哪裏？

第一，誰貢獻、誰受益這個原則必須落地。AI不是天上掉下來的，是數據訓練出來的、投資堆出來的。你的搜索紀錄、購物習慣、點讚評論，這些數據的收益應該有你的份。算法是誰設計的，成果就惠及誰；機器人替了麵包師傅的活兒，被替的麵包師傅得有保障。不能「投入是老闆的，風險是麵包師傅來扛的」。

第二，麵包師傅必須擁有「烤箱」。數據、算法、算力中心、機器人，這些新時代的「烤箱」，不能只歸少數人所有。誰產生的數據，誰就該從數據收益中分到一杯羹，例如通過數據確權、算法共治的形式。當

然，不歸麵包師傅的烤箱，烤出來的麵包不會自動歸麵包師傅。

第三，分麵包的規矩更新得跟上做麵包的速度。AI是按「天」迭代的，規矩也得有快速響應的機制。今天的規矩是為人設計的，AI一天能幹的活兒，規矩跟不上。技術落地到哪裏，規矩就得覆蓋到哪裏。不能等技術成熟了再討論「該不該給麵包師傅分麵包」。就像烤箱每10分鐘出一爐，切刀一天才磨一次，刀跟不上，麵包就堆着等。

第四，兜底和再分配機制必須健全。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有被甩出去的人，但不能讓他們自己消化後果。就像一個麵包廠升級了，老師傅不會操作新烤箱，你不能說「你不會用新烤箱是你的事」，然後扭頭不管。完善社保、再就業培訓，給失業者出路。税收、慈善、公益，都是把多出來的麵包往弱勢群體推一把的方式。不能讓「吃飽的繼續吃，餓肚子的繼續餓」。

我始終相信，AI時代能把麵包分得比今天更公平。但前提是：我們願意把烤箱還給麵包師傅。麵包是麵包師傅做的，分麵包權利歸麵包師傅。當然有人會說：「烤箱是人家出錢買的，麵包歸人家天經地義。」誰出錢誰擁有誰來分，天經地義。但還有一條路：誰做麵包，誰擁有烤箱，誰參與分。

上一篇聊「舊路為什麼難拆」，這一篇聊「麵包該怎麼分」。車快了，路新了，麵包多了。三樣東西，到底哪一樣是你的？

《標殺令》

什麼要採用這種風格，或者說，尋仇為什麼不能用槍，要用刀？你就只能把刀具等同於一種感情，它不及槍支那樣有效率，像是一個技術。於是，這部電影就有了濃濃的情感。

然後，你就會發現，它是過時的。它的許多劇情，都有漏洞，而更多的畫面，看起來既不合理，也無必要。但是你知道嗎？這也是那個時代的特徵，屬於一種風格。昆頓塔倫天奴以其男性化的敘事手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。他對於道義、責任和男女關係都有自己的理解，並一股腦地把它們統統編入這部電影。以至於，它甚至在當前有可能引起很多不適。譬如，這裏把男性塑造成強硬的，要求女性順從的，還把女性都塑造造成顧家的、狡詐的。現在的男性不是這樣，女性也不是，至少在輿論裏不是。

不過，這正是這部電影有意思的地方。當你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，你會看到一種敘事如何為了風格而犧牲掉客觀。一個叫做昆頓塔倫天奴的男性導演，為了展現一種傳統男性「荷爾蒙風格」，而編造了一種節奏，這件事是客觀的嗎？還是說，客

觀就是毫無瑕疵地用理性審視一切，然後在倫理層面為其蓋棺定論。我們所受到的教育顯然更加傾向於後者，不合理的往往就是要被排斥的。

昆頓塔倫天奴的電影不甚合理，至少在面對風格和劇情合理性方面，劇情合理性要讓位於風格。而這風格代表他的性情，這是他成為偉大導演的原因。畢竟性情的天然性具有某種不容置疑的感染力，觀眾往往會被風格所俘虜。甚至，你不能說它不客觀，因為有一個叫做昆頓的男人就是這樣想的。

現在的敘事不這樣了。儘管互聯網上常常聲音各異，就好像大家想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。但是，你會發現，網絡對話者從來不會展示自己的慾望。凡要開口，就得先冠之以正義的理由。於是，當他理直氣壯發言的時候，他是在隱藏，而不是在展示。但昆頓不是，他這樣說，是因為他就是這樣的男人。他故事的演繹那樣漫長，似乎多餘，但是這個演繹不是為了掩蓋自己，而是為了強化自己。這樣說起來，個性張揚不僅僅需要互聯網這項技術，最終，它還得依靠忠於自己這個古老的命題。